

東莞歷代著作叢書

莞城圖書館編 楊育霖主編

蔡召華詩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〔清〕蔡召華撰
歐貽宏 整理

東莞歷代著作叢書

莞城圖書館編 楊寶霖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蔡召華詩集

〔清〕蔡召華撰

歐貽宏 整理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蔡召華詩集 / (清) 蔡召華撰; 歐貽宏整理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7

(東莞歷代著作叢書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25 - 1

I. ①蔡… II. ①蔡… ②歐… III. ①古典詩歌-詩集-
中國-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91204 號

東莞歷代著作叢書

蔡召華詩集

[清]蔡召華 撰

歐貽宏 整理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張 15.625 插頁 5 字數 280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 — 1,8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25 - 1

I · 2347 定價: 80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總序

東莞，晉咸和六年（三三一年）立縣，唐至德二載（七五七年）縣城遷於到湧（今莞城），於今有一千六百八十年了。在這悠久的歷史中，東莞的先賢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，也創作了汗牛充棟的典籍。經千百年滄桑變幻，可惜傳於今者不多。據清末探花陳伯陶編的《東莞縣志·藝文略》所載，至清同治間，莞人著作有八八九種，二八四三三卷，經調查，現存九九種，六二六卷。同治至民國末，近九十年，約得典籍百種。合之前遺，約爲雙百之數。這是東莞歷代著作的家底。

莞城，一千多年來，都是東莞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眾多的先賢和文化名人都或多或少地與這方土地發生關係。多少歷史上精彩的故事，也都發生在這裏。因此，我們組織編輯這套叢書，既是責任和使命所在，也有編輯搜集資料的種種便利。

我們編印《東莞歷代著作叢書》的目的有二。

第一，把鄉邦文獻搶救，保存，刊布。鄉邦文獻，是一地的文化的重要標誌，是研究一地的重要素材。時至今日，現存的東莞鄉邦文獻，已懸命於絲。搶救，保存，刊布東莞鄉邦文獻，只有我們東莞人自己動手。現在搶救，保存，刊布東莞鄉邦文獻，已經遲了，如果再不動手，他日就索枯魚於肆了，我們怎對得住先賢，對後世又怎樣交代？

第二，古爲今用。東莞歷代著作蘊藏著閃光的道德精神、精湛的藝術技巧。發潛德之幽光，對今人的道德教育，提供今人藝術借鑒，東莞歷代著作有重要的價值。

編輯《東莞歷代著作叢書》是我們的嘗試，發揮東莞歷代著作的作用是我們的願望。我相信，我們的嘗試是成功的，我們的願望是能實現的。

王檢養

二〇一一年五月於莞城

前言

楊寶霖

《蔡召華詩集》，內有《愛吾廬詩鈔》六卷、《細字吟》六卷、《草草草堂草》殘卷、《綴玉集》四卷。

《愛吾廬詩鈔》六卷，成書于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為蔡召華自選詩作四百二十三首。是年刻成。刻本扉頁分三欄，左右狹，中間寬。中欄刻隸書「愛吾廬詩鈔」五字。全書半頁九行，行二十一字。單邊欄，上魚尾，小黑口，魚尾之上刻「愛吾廬詩鈔」五字，魚尾下刻卷次、頁次。卷首有蔡召華序，末署「道光壬辰七夕後三日，吾廬居士書于愛吾廬之草心堂」。每卷正文第一頁第一行刻「愛吾廬詩鈔卷×」，第二行刻「東莞蔡兆華守白」。是書現藏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、江蘇無錫市圖書館，兩館所藏，經核對，為同一版本。二〇〇七年十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此書，收入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》第二十冊。今整理此書，即用此影印本為底本。此影印本的底本有多處殘損，殘損者，用無錫市圖書館藏本補足。

《細字吟》六卷，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成書，為巾箱本，框板高十二厘米，寬十厘米。半頁九行，行十八字，單邊欄，上魚尾，白口，魚尾之上刻「細字吟」三字，魚尾下刻卷次、頁次。每卷正文第一頁第一行刻

「細字吟卷×」，第二行刻「東莞蔡召華守白稿」。此刻本原爲東莞博物圖書館所藏，有藏書印，今藏廣東省中山圖書館。除此本外，不見同此版之書，也沒有別的版本或抄本流傳。原刻卷二缺第七、第八兩頁，卷三缺第十三、第十四兩頁，卷四缺第十五、第十六、第十九、第二十共四頁，無別本可補。此刻多用不常見的古體字，今則盡量改爲通行字，以便讀者。

《綴玉集》四卷，書面左上角貼有簽紙，簽紙手寫篆書「綴玉集」三字，下書「東莞蔡召華著，後學容肇祖題」。對照容肇祖手拓的《東官三家印存》中容肇祖先生手寫的《黃貞》、《尹子薪》、《容肇新》小傳及《印癖廬印譜序》等文的字蹟，完全一致。可見此書題簽之字爲容肇祖所書，書原爲容肇祖所藏。書中陳澧序的第一頁A面左下角，B面右下角因殘缺而補寫之字，亦爲容肇祖所書。扉頁黃紙，以黑線界分三豎欄，左右狹，中間寬。右欄上端刻楷書「玉臺新詠集句」六字，中欄刻篆書「綴玉集」三大字，左欄下端刻楷書「愛吾廬藏」四字。此集爲家刻本。此書各序、總目、緒言及各卷的起止共十九處鈐有「溪南陳光遠堂藏書畫之章」篆書朱文印。「陳光遠堂」爲清同光間東莞水南人陳翰源堂名。則此書原在陳翰源處。此刻有蔡召華自撰《緒言十一則》，末署「壬辰孟秋吾廬居士自識」。壬辰，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此爲成書之年也。是書無牌記，亦無標識刻書時間。書首陳澧序開篇云：「東莞陳君友珊言其鄉蔡君守白用《玉臺新詠》詩題，集《玉臺新詠》句爲五律二百餘首，工妙不減黃石牧《香屑集》。蔡君沒已久矣，舊有刻板，欲刷印以貽朋好。余聞之，願先睹爲快。後數日，友珊復與蔡君之侄煦春來，以舊印本見示。」陳澧序末

署「同治壬辰六月番禺陳澧題」。同治壬辰，即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。此序字型與書中之字，有明顯差異。此書當爲陳澧所謂「舊印本」，陳澧序乃增刻。則此書之刻，殆在道光間。此書框版，高十七厘米，寬十二·五厘米。單邊欄，上魚尾，小黑口，魚尾之上刻「綴玉集」三字，魚尾下刻卷次、頁次。全書四卷。卷首有序三：陳澧序外，有李伯謙、陳右襄兩序。內文半頁九行，行二十一字。書中每首有詩題，集《玉臺新詠》句後，下注每句的作者。末一卷，集《玉臺新詠》句成詞十六首。張其淦評此書，謂：「蔡守白茂才集《玉臺新詠》句爲詩，已有刻本，妃青儷白，純任自然，似天衣之無縫，可謂匠心獨運。」（《東莞詩錄》卷五十三）集句之工，以陳澧序中引者爲最佳，特移於下：

「夜夜有明月，纖纖如玉鉤。」

「寶瑟玫瑰柱，銀綸翡翠鉤。」

「春風起春樹，春草醉春煙。」

「常恐新間舊，非關醜易妍。」

「新花滿新樹，垂柳復垂楊。」

「坐使紅顏變，誰憐綠葉香。」

「日照鴛鴦殿，春生鵲鵲樓。」

「蜘蛛簷下挂，楊柳月中疏。」

「故燕飛簷別，吟蟲繞砌鳴。」

「明珠翠羽帳，綺井白銀牀。」

「迎風初引袖，就水更移牀。」

「片月窺花簾，流輝曜玉牀。」

儘管時人對《綴玉集》異口稱讚，蔡召華所集《玉臺新詠》句之詩，平仄殊多不協，陳澧所舉，乃佼佼者也。集《玉臺新詠》句之詞十六首，更是屢乖詞律。蔡召華所集《玉臺新詠》句詩詞，雖曰難能，並不可貴。《草草草堂草》（殘本），有蔡召華自序，有云「癸丑丁艱，余年已過五十。回憶師言，《細字吟》遂止於此。厥後身經離亂，天時人事，根觸老懷，有所感遂不能無所發，復有《草草草堂草》……因並前新、舊兩集，俱付梓人，聊恍老人心眼。」由此可以推知《草草草堂草》的大致內容：「身經離亂，根觸老懷。」蔡召華自序末署：「咸豐丙辰，七月初二夜，六十老人守白氏記於羊城客邸。」咸豐丙辰（咸豐六年，一八五六），是此書成書並刻之時也。《草草草堂草》原爲四卷，收詩二百八十九首。三十多年前，於莞城一位父執借得刻本，這位父執愛書如命，只允借閱一宵，遂以達旦之工，選鈔四十餘首。今父執久歸道山，身後羣書星散，是書遂不可復睹。以後多年尋訪，公私所藏，均不見其複本，無奈只得據鈔存之詩付之整理。在借鈔匆匆中，未記下版式，故此書版本，莫能詳也。

蔡召華（一七九七—？）^{〔一〕}，其名又作「兆華」，字清儀，號守白，又號吾廬居士^{〔二〕}。東莞海南柵人^{〔三〕}，

居於莞城鳴珂巷。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附貢生^{〔四〕}，平生以教書爲業，任教於東莞四鄉，生活窮困而不願求人，惟以吟詠自適。在教學中收女學生多人^{〔五〕}，爲封建時代莞邑之少見者。工詩，著有《愛吾廬詩鈔》六卷、《草草草堂草》四卷、《細字吟》六卷、《綴玉集》四卷、《閑居百詠》（已佚）、《夢香居集》（已佚）、小說有《駐雲亭》（已佚）、《笏山記》。

蔡召華的詩，最大的特點是反映社會現實。這一點，以《細字吟》最爲集中。

第一，寫出人民的苦難，寄予深心的同情

如《九曜坊招魂歌》寫「乙巳（道光二十五年，一八四五）四月二十日未時，羊城九曜坊戲場失火，遭厄者二千餘人，前未之聞也。衆延道士建七日道場，親屬哭奠招魂、哀聲遍羊石，蔡子目擊心悲。」（《細字吟》卷三）《九曜坊招魂歌·序》詩中鋪敘燒死的鬼魂的慘狀，親屬悼念的悲哀。

《由黃家山至石岡道中口占二首》，先寫沿途自然環境的優美：「雲拖龍地（原注：地名）濕，泥漬燕窩（原注：地名）香。」徑仄紅支石，林深綠到村。」然後寫「械鬪之後田尚荒蕪」（詩中原注）：「無人耕綠野，春水自泱泱。」（《細字吟》卷五）流露詩人的惋惜之情。

黃旗山，距莞城三里，南宋築有廉泉亭，明朝建有旗峯書院，爲邑人重陽登高之處，文人學士留下詩詠甚多。山腰有觀音廟，香火特盛。歲朝佳節，綠女紅男，黃童白叟，前往祈求福祉者，填塞山道。咸豐四年

(一八五三)何祿響應太平天國在石龍起兵，旗峯勝景，只給人留於記憶之中。蔡召華所見的旗峯是：

黃嶺梅千樹，今來只夕曛。
澗流晴後雪，山釀雨餘雲。
地藏懸孤廟，天涯共一墳。
無須定鬼哭，蟲已不堪聞。(黃嶺)

卷三有《新炮臺》一首，上半云：

農拋耒，盜拋錘，喧喧縱縱築炮臺。
爲農爲盜利幾許？不如築臺多得財。
富民急公捐所餘，不費國帑涓與埃。
功成議叙得美職，絕勝半萬買秀才。
高插天漢何雄哉，不日成此鬼亦猜。
令我一過舟徘徊，無乃外鐵中實矣。

何以農民、盜賊棄其所業去築炮臺？原來是可以「多得財」。何以富民捐資築炮臺？原來可以「功成議敘得美職」。築成的炮臺，品質如何？「外鐵中實矣」，是豆腐渣工程。

作者繼續寫道：

只今夷焰雖暫熄，敢保金鎖無重開？
國法倘究築臺者，安知功首非罪魁？
舟人大笑公何狀？公不見舊關雖固守無策，火輪如鴉銜尾來，六臺一爆燒作灰。

這樣的豆腐渣炮臺，作者擔憂華夷重開戰，主持築臺者，豈不是罪魁？舟人的認識更爲透徹：前次戰

爭之前的六座炮臺夠堅固了，但因「守無策」，敵人的戰艦一到，不是「六臺一爆燒作灰」麼？築新炮臺的腐敗，守舊六臺的無能，一齊抨擊到了。

卷四有《泥飲山人家》五古一首，敘一秀才趕路，日暮腹饑，到一水鄉，遇一村叟，原來是舊相識。村叟以自釀之酒就村邊的石上對飲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村叟和秀才互訴遭遇：

是時叟已醉，謾罵氣彌盛：「我初識秀才，年始十八九。經史與甲兵，事事胸中有。蹉跎成棄物，雖云數不偶。畢竟列儒林，風俗之責厚。如何附城居，難靖強盜藪。明火劫市間，無有寧雞狗。朝成一匹布，不得着臂肘。暮糴一斗粟，爲盜作糧糗。畢生寸復銖，艱難得小阜。今知何人物，對此翻自咎？其來亦無時，白刃照房牖。鳳鬟試吹毛，雞筋飽毒手。創極不至死，相幸盈座右。死者待官驗，又刮刮餘垢。捕盜復汝仇，不如骨速朽。邇來及窮鄉，搜到盜與缶。至今滿路哭，秀才亦聞否？」……「亦知催科符，能使鬼夜哭。石米雜供鹽，十金猶不足。誅求及幼稚，虎役閹狼僕。銀鐙貴易售，兒女賤難鬻。秀才倖免脫，始免鞭與扑。諒敢復鼓簧，無益只取辱。」

秀才答道：

公等具停杯，聽我續前曲。今日懼盜難，昨日遭吏酷。劫我才衣食，加我又桎梏。我身犴獄糜，我家鵲巢覆。可憐枯無髓，尚道弱有肉。高高天難問，茫茫地何蹴？

作者借村叟罵秀才的無能，及村叟和秀才互訴遭遇，控訴差役的壓榨、強盜的劫掠、官府的腐敗、生活的辛酸。

同卷《漠漠》詩云：

漠漠蒼天不可呼，忍言羣醜滿江湖。靳符苦憶陳明府，患盜今無魯大夫。北苑妖胎懲白鼠，西郊鬼哭雜黃狐。緩逋即是司民德，何敢奢心望恤孤？

看看，「羣醜滿江湖」，「西郊鬼哭雜黃狐」，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！「靳符苦憶陳明府，患盜今無魯大夫」，「緩逋即是司民德，何敢奢心望恤孤」。蔡召華鋒利的詩筆，直指向清朝的腐敗政府。

第二，詩集以最大的篇幅，反映了鴉片戰爭

卷二《庚子有感八首》（庚子，道光二十年，一八四〇）句云：

由來白面宜高閣，自昔紅毛亦外臣。……帆檣夷夏通商地，守險仍需智勇人。（其一）

首先肯定與英國正常的通商，然後指出在通商的同時要注意國防，朝廷要委托機智、英勇之臣守險。

溫語如絲便殿承，樓船東下氣如鷹。料伊蜂蠆欺容易，問虜鬚髯刺可曾？（其三）

諷刺清廷妄自尊大的無知。

九拒謀疏且苟安，又傳定海血飛湍。登陴此日徒聞哭，合燼何時更補瘡。守將死存人面目，逃生着鬼衣冠。自從嶺外長城壞，爭得諸侯壁上觀。（其四）

寫朝廷的昏庸苟安，致浙江定海之戰失敗，斥責清廷貶謫林則徐，歌頌浴血死戰的守將，諷刺貪生怕死的小民。

沙角孤營瞰巨瀾，軍資一靳便難支。雕題間道工行險，掣肘元戎例殉師。五嶺有魂歸父子，萬山無界限華夷。（其七）

「掣肘」句，寫關天培被琦善掣肘而戰死；「五嶺」句，寫沙角破，陳連升父子死難；「萬山」句，慨歎自從英艦進攻，中華金甌已缺。

大禹鎖鑰重南天，王土何堪易虜錢。（第二首）

此兩句，指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五月，英國侵略軍攻佔廣州，廣州知府余保純以六百萬元白銀贖回廣州城這一恥辱事件，「何堪」一語，顯示作者對此屈辱事件的憤懣之情。

集中《虎門行》五古一篇，更是迴腸盪氣。詩先寫虎門的雄峻：

峨峨虎頭門，全粵之門戶。橫檔連珠堡，又爲虎門輔。茲地一失守，直逼五羊堵。

繼寫統治者一味屈辱：

去年失沙角，宿將糜刀斧。雖云人謀疏，肘掣勇焉賈。金貂嬌貴侯，意在事安撫。國耻弗思雪，割地希事虜。

導致清軍敗績，廣州失守：

守將殉師亡，萬魂散飄縷。腥血助潮頭，兩路送夷櫓。夷櫓火爲輪，分帆嘯飛虎。烏涌數千軍，未戰先慄股。所憂百雉城，旦暮委強虜。

清軍屢敗之後，有一士人獻計，以打遊擊方式，可以破敵，但当局者不能用，士人只有「痛哭望銅柱」而已。

《日聞》七律一首云：

日聞新鬼哭黃蘆，休道東官海一隅。文士相逢談戰術，婦人含涕說捐軀。訛言聽慣真疑僞，圍守謀紛智亦愚。閭左今朝苦相問，隆隆可是炮聲無？

寫出鴉片戰爭中東莞的實況。「文士相逢談戰術，婦人含涕說捐軀。」表明東莞人民同仇敵愾。

《三元里行》長詩，詳細描述廣州近郊三元里人民在昇平社學前舉起義旗，英勇殺敵，重重包圍義律率領下的英國侵略軍的情形。詩人先敘述鄉民戰前的準備：

昇平社前擂大鼓，裂裳爲旗竹爲弩。父老語健兒，殷勤各保汝門戶。虜退無倖心，虜至無慄股。視吾指揮處，成此下隊伍。

繼寫鄉民殺敵的英勇：

是時雷雨雜屋瓦，九龍霹靂川岳移。伏渠健兒一呼起，以少擊衆衆盡披。爾頭不落我毗裂，但見血海流伏屍。圍中義聿束手侍，父老醺酒飲健兒。

作者在熱情謳歌三元里鄉民同仇敵愾英勇殺敵的同時，用對比的手法，對以琦善爲首的廣東當局媚外畏敵的行徑作了辛辣的諷刺。在寫到三元里鄉民包圍英國侵略軍取得勝利時，繼續寫道：

手持伯貊頭，羅拜大將軍。將軍意弗悅，汝輩安事此紛紛！使太守某爲義聿請。父老不敢爭，眼看蛟離井。功成唾手棄，天地何酩酊！

詩的開頭說：

三元里，兒號父，妻號夫。炮聲隆隆，號聲嗚嗚。將軍坐擁十萬衆，紅毛困之魚在罟。廣州城中貓變鼯。妻號夫，兒號父。百年燕婉鞠育恩，一朝骨肉委強虜。

詩的結尾說：

三元里，非有廣於全粵地；里之民，非有強於十萬騎；里之粟，非有多於九邊糈；戰之具，巨炮強弓非必利；軍之容，雁翼魚麗非必備。何爲六省兵，全力反見蹟？何爲烏合衆，一怒反得志？奮則不愛身，私則多顧忌。顧忌多則愚，不愛身反智。

這首有血有肉的《三元里行》長詩，更勝《廣東軍務記》。

鴉片戰爭中，陳連升壯烈犧牲，他的坐騎有一段廣爲人傳頌的故事：

節馬者，都督陳公連升之馬也。庚子冬，沙角陷，公父子死之，馬爲逆夷所獲。至香港，羣夷飼之，不食。近則蹄擊，跨則墜鞍。逆怒，刀斫不從。放置香港山中，草亦不食，日向沙灘北面悲鳴。華人憐而飼之，則食。然必以手捧之，若置地，即昂首而去，以其地爲夷有也。每華人圍視，指爲陳公馬，即淚涔涔下，或呼能帶歸，亟搖尾隨之。然逆終不肯放遣，以致忍飢骨立，猶守節不變。道光壬寅（道光二十二年，一八四二）四月，馬卒於香港。（陳昭《節馬行·小序》同治元年十月節馬石刻）

「節馬」，又稱「義馬」，道光、同治間東莞張璐編有《義馬詩》、《義馬唱和詩》（各殘存一卷，藏廣東省中山圖書館），有義馬詩五十八首，作者五十八人。所有義馬詩，都是題詠陳連升的一匹馬，而《細字吟》卷三有《三義馬行》，其小序云：